

S 001946

潘重規撰

瀛涯
敦煌
韻
輯
新
編



新亞研究所出版

潘重規撰

香林教授尊兄賜正

潘重規敬詒

瀛涯敦煌韻輯新編



石景宜先生贈

新亞研究所出版



S9007428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初版

瀛涯敦煌韻輯新編

定價 港幣：壹百二十元
美金：二十二元

著者：潘 重 規

出版者：新 亞 研 究 所

香港九龍農圃道六號

承印者：人 文 印 務 公 司

香港九龍浙江街二十六號

總經銷：龍 門 書 店

香港英皇道鋼魚涌華廈大廈七樓B座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瀛涯敦煌韻輯新編序

海外切韻系韻書的新結集

唐代以前的韻書，傳世的為數極少。魏建功先生（十韻彙編序）據前代著錄所稱引的，羅列了一百六七十種名目，而實在完整存在的不過十來種。這十來種裏面可以認為中古聲韻學史料的竟只有一部經過積累增改的大宋重修廣韻。直至近代西北探檢發現了古寫本和最早刻本書卷，我們才著實新添了許多重要的史料。這些寶貴材料，從甘肅省敦煌縣鳴沙山的莫高窟千佛洞等石室裏和新疆省天山北路吐魯番左近的沙磧中發現後，幾乎全部被外國人捆載而去。當時中國學人聞得消息後，費盡心機，求一見而不易得。葉德輝書林清話一「刻板盛於五代」條說：

光緒庚子（一九〇〇）甘肅敦煌縣鳴沙山石室出唐韻切韻二種，為五代細書小版刊本，惜為法人伯希和所收，今已入巴黎圖書館，吾國失此瓊寶，豈非守土者之過歟！

王國維跋手寫切韻殘卷的末段說：

光緒戊申（一九〇八）余晤法國伯希和教授於京師，始知伯君所得敦煌古書中有五代刻本切韻。嗣聞英國斯坦因博士所得者更為完善，尚未知有唐寫本也。

到民國十年（一九二一），王國維手寫石印本號稱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的唐寫本切韻殘卷三種問世，國人為之耳目一新。魏建功叙述這書印行的經過說：

伯希和敦煌書目明載為韻書的，二零一四、二零一五以外有二零一九、二六三八都記著是「唐韻」，並沒有這寫本

切韻，倫敦博物館藏敦煌書目裏也查不出；當然，我們所知的目錄本是羅福萇氏苦心孤詣會最寫成的，難得全備。王國維光緒戊申時，晤見伯希和，只知道伯氏得到五代刻本切韻，終他之身沒有能寓目；後來又聽說斯坦因得著的還要完善，那就迄至今日國人都沒有見著了。唐寫本呢，王氏起初並不知道；在民國初年伯希和寄了許多古書攝影給羅振玉、王國維，韻書不在內；等民國七、八之間，羅、王先後寫信向伯希和指明了要求這寫本的攝影，到民十秋季才寄到了天津。當時王氏在上海費了二十三天工夫抄寫成了（一九二一，十，一至二十三），並且加以考跋（同年十二月八日脫稿），石印行世見王跋。這是我們近年學者藉資論據而通稱的「王寫切殘一、二、三」三本。其實這三個卷子，並非巴黎所藏。魏建功氏說：

原件好像是在倫敦，記得二十二年歲杪伯希和來中國的時候，曾經對我說是斯坦因的照片，他轉送給王氏的。

後來姜亮夫先生收入瀛涯敦煌韻輯的倫敦藏S二六八三，S二〇五五，S二〇七一即是這三個卷子。

由於王國維費盡心機，得見流入海外的唐人所寫切韻，和國內保存的蔣斧所藏唐韻，以及故宮流出的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的殘卷。於是他一方面承襲乾嘉諸老考證畧備的間接材料再作精詳的探討，一方面利用這些前輩所沒看見的直接材料更作進一步的證實。因此他在前人所得的結果以外，獲得很豐富很重要的發現。例如考明陸法言切韻本為一百九十三韻，比廣韻平聲少諄桓戈三韻，上聲少準緩果儼四韻，去聲少稗換過韻四韻，入聲少術曷二韻，打破向來切韻廣韻二百六韻韻部相承未改的舊說。像這類新發現，大大激起國人找尋新材料的慾望。接着，在民國十四年，劉半農先生從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寫本中，錄出了文件一百零四種，分為三集：上集是文學史的材料，中集是社會史的材料，下集是語言史的材料。下集

中關於韻書的，有P二一二九唐韻序、P二〇一二守溫撰論字音之書、P二〇一一刊謬補缺切韻。這些新材料，由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用木板刻成，定名敦煌掇瑣。到了民國二十一年。劉半農先生擬定編輯計畫，把收集的三種切韻殘卷，兩種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和唐人寫本唐韻、五代刊本切韻、古逸叢書本廣韻排比剪貼，定名為八韻比，後來改稱為八韻彙編。廿二年秋季，魏建功先生提議加入西域考古圖譜和德國普魯士學士院的切韻斷片各一種，於是再由八韻彙編正名為十韻彙編。到了民國廿三年夏天，彙編本文已寫定待印，而劉半農先生逝世，遂由羅常培先生董理遺稿，補製凡例，於民國廿四年印行。在這時期，昭通姜亮夫先生訪書巴黎，也搜羅了許多敦煌韻書材料，回國後，完成了瀛涯敦煌韻輯一書。在他的自序裏，敘述他搜求編寫考訂成書的經過頗為詳盡。他說：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之夏，遊觀畧遍，遂訪書於國民圖書館。因友人王君有三之助，得觀敦煌遺簡，雖非所好，而知其珍寶。因自思量，發為宏願，倘能善藏其事，蓋亦有當於學術之鼓吹，勞瘁之力，尚可一賈。遂排日入館，選字書韻書五經老子之屬，擇其要者，抄寫響拓攝影校錄，日盡數卷，垂暮歸寓，更即燈下比次論列，夜深漏永，終不知疲，得凡百數十卷。……次年……倖禍洶洶，勢已燎原，……（返國）……時歐戰又起，余之所得，將成孤本。而飛鳶時驚，懼更毀廢。遂以餘日，覃思博辨，歷時三載，成韻輯二十四卷。

余初討論諸卷子之時，即有意以原照片影印，而附以敘論。逮余以海寧王先生寫切韻三種，與原片細校。以王先生之精審，達於音理，而誤者且三百五十餘事。

且書式裝樣，可為討論之資借者至多，而殘紋斷跡，足證明一書內容之真相者尤不可計度。凡此種種，皆不能自照片中詳之。世固不妨有照片一本，以供清玩。而精加摹錄，校對無譌，雖蠹跡魚痕，必肖原卷，依其品式，大小無所差殊，其對學術研討之用，必遠勝照片無疑。故余以二年之力，親為描摹，務求精當，有無譌誤雖不敢必，而甘

苦備嘗，心力交瘁矣。

本書所錄巴黎各卷中，有未列號之卷甲乙丙丁戊五種，蓋余讀卷時，柏里和原未編目者。上年得科學院告知，未列號之甲爲P四七四六，未列號之乙即P四九一七，未列號之戊，即P四八七九，則王君重民於余離法後爲之續編者也。不及一一追改。且未列號之丙丁兩種，恐國內仍無所知，則仍存其舊，使不至混淆先後，亦余存實之一意也。柏里和氏選送倫敦中國藝術展覽陳列各卷，爲余所未得見者，歸國四年，於魏建功兄處得觀照片，以未親原卷，不敢論列。俟異日與他所得卷共研之，以作本書續補云。

觀姜君自序所言，知道他編寫敦煌韻輯，付出的心力時間確實是非常之多。我們再看他此書的凡例，更可以瞭解他編寫時的謹嚴態度和精密計劃，凡例說：

凡稱摹本者，皆影寫原卷大小品式無出入者。其稱抄本者，品式不殊，而大小長短不與原卷全合。

字部各頁，皆照原卷影錄，其有殘痕剝紋，亦一並描出，匡格行線亦依其粗細大小爲之。惟無匡格，或匡格已缺而可斷知者，則以虛線表之。

字部各頁版心之高與原卷全同，惟卷幅寬，多有非本書半面所能容者，遂折爲兩面。凡原卷一頁折爲兩面者，則缺魚口處之邊緣以明之。凡非折爲兩面者，則四垂邊緣皆具。

諸卷每於韻目韻首紐首之處，多以朱書作大豆標點之。本書以印刷及整潔計，皆一律用小圈標之。

諸卷每紐計數字多用朱書之者，本書亦改用墨筆。凡此皆各各於考論該卷時明之。

各卷稱名，一依原卷所題，所以便人之覆案。惟 Pelliot 各卷魚口處，與論部中有作P者，所以省繁重也。

原卷中有曼胡不明者之字，本書皆以□號記之。每一□號代一字，一字之中有偏傍或一部分不明者，亦各隨勢以□若△諸號代之。

劉復十韻彙編所采瀛外韻書，有多出本書者。以例言可采入附錄。然劉氏錄P二〇一一卷誤譌多至二千則，因以不敢信彙編之不誤，惟有俟得原卷，再爲續補。

原卷皆當時寫本，多有遺誤。然本書以保存原卷真面目爲目的，故決不校定。余別爲校勘記，與此書別行。

姜氏此書寫成後，於一九五五年十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八開本，線裝四巨冊。書首總目敘錄介紹全書內容云：

右敦煌韻輯二十四卷總目。全書共分三部，計字部九卷，皆摹錄原卷者也。共收三十三種。計原卷摹本二十七種，附錄六種。論部十卷，則所以考論記述字部三十卷之作也。譜部五卷，所以綜攝字部諸內蘊，而比其同異者也。初，余遊巴黎，以友人王君有三之助，得徧閱柏里和氏所得敦煌經卷。有三以余稍閑聲韻，慫恿料檢諸韻書卷子。余於音學雖已久廢不理，而自念此亦責之所在，不容推謝，遂勉力爲之。後復携以走倫敦柏林諸處，以校其所藏。歸國後，寄食長安，展轉來滬，此卷尙能苟全，乃卽二十七年之冬，從事考研。至今年四月，而論述摹錄一切皆畢。其得失將以待世之讀吾書者。然有數事，尙不能已於言，願於此述之。

初余閱卷時，先求良工攝爲影片，更以影片與原卷對讎。復以蠟紙覆原卷上影其品式大小。并緣殘痕處錄其韻字。又以別紙照原卷抄錄一過，故每卷皆有三樣本。既歸國，則以蠟紙影樣以配抄寫本於別紙。更以影片細校。校畢，乃躬自影錄而爲此書。故每紙之成皆反覆六七次，雖未必卽與原卷逼真，而所差必極微。然原卷有行款極亂，字跡極草率者，如倫敦之S二〇五五，則摹寫時亦偶然徑直其行次，方整其筆畫，要以不失其真爲度。今既殺青，皆曰摹本云。又原卷P二二九、P二六三八、P二〇一九、P二七五八、P二七一七、S五一二等六卷，或爲叙跋，或爲他種字書，書之內容，不必求助於行款品式之研究而可探知者。當閱卷時，但有寫本，而不爲影樣照片。今茲錄爲正本，亦但曰抄本云。又諸未見原卷，引自他書之頁，則各各附於相類各卷之後，名曰附錄。其有他家考證之語，可爲吾說張目者，亦或隨原本錄入，此又一事也。

巴黎諸敦煌卷，由柏氏編目者，僅及半數，此中韻書余皆一一得見。然當時倫敦開中國藝術展覽會，柏氏曾抽選此刻本數頁以去，余因以遺其一斑。此於十六卷中已詳言之，將來當別爲續編，更加徵錄。故巴黎所得脫遺最少。倫敦諸卷編目既未全，而又無相與往還之士，僅翟理斯博士面以相假之百數十卷，然韻書特少。普魯士博物館，余所

得本有八種，歸後亡其三。故英德兩京之藏，恐尚有爲余所不知者，他年有緣，當更往訪之云。此又一事也。

余平日小有所集之書，兩次滬難，全遭毀滅。年來旅食南北，蓬轉無定，借書不易，購亦無力。故爲各卷考證，不能借助於舊說，但能就卷子各各求其自證，以各卷互爲比勘而已。其爲文不能敷與旁達，然頗能自守藩籬，歸其本真，雖取證之材料甚少，而自圓之方術極真。大抵每卷各爲一文，先叙品質款式，然後分論韻部聲首反語注釋字體諸端。而其中倫敦之S二〇七一、巴黎之P二〇一一兩卷最爲完整，遂詳考兩卷，以當中心，而爲考論各卷之標準，然後相與比合上下出入，定其先後繁簡，以求其爲陸本，爲長孫本，爲孫本，爲王本，爲唐末本，爲北宋本，宏綱既明，諸維皆振。反似較引他書以佐說者，爲益切實，爲益彰顯。然諸篇考證，雖以S二〇七一、P二〇一一爲尺墨，而各卷仍求其能獨自成篇。故諸論證之處，似多冗贅之說，蓋以證求其密，理求其切，語求其暢，義求其顯，雖有傷於詞費，而實便於瀏覽，此又一事也。

譜部諸篇，實各卷綜貫之說，雖爲全書之總攝，實與一代一學之源流系統有關。故其取材泛出本書之外，近及於吳縣蔣氏之唐韻，內府王氏之刊補，遠及於夏徐鉉鐫之撰著，宋人之廣韻，凡足以佐觀省者，靡不徵擇焉。取材既廣，故體性不能以本書爲限，合之此冊，可增佳妙。離而爲篇，亦各獨立，別子爲宗，不害本支，此又一事也。

上述兩種切韻系韻書的結集工作：在劉復十韻彙編出版後，學術界認爲得了切韻系韻書材料的總結集。而在姜氏瀛涯敦煌韻輯問世後，學術界也認爲是海外切韻系韻書目前最完備的總結集。更由於姜氏一再指陳以前大學者王國維、劉復抄錄的錯誤，以及他自己摹寫校對的審慎精詳，學術界心目中都認爲這部韻輯應該是最少錯誤最接近原卷的總結集。因此，我於一九六七年秋天，在法國國家圖書館觀覽飄零在異邦的國家瓊寶的敦煌卷子時，只打算順便將姜氏提及他未曾收入韻輯中的少數卷子抄錄回來，作爲姜書的補充。至於姜書已收錄的韻書，我和所有讀者都信任姜氏長時期細心工作的成果。所以披閱到這些原卷時，僅僅留意卷子的

款式，筆法的工拙，楮墨的精粗，作一番欣賞把玩。沒有想到要將姜書和原卷互相核對，來證明姜書是否與原卷相符。因為這樣作，徒然浪費我閱讀其他卷子的寶貴時間。但是由於一個偶然的觸發，在閱讀期間，郵座有來自日本的馬淵和夫教授，他接連數日攤開敦煌韻輯，用敦煌卷子互相核對。待他停止核對工作後，我也從久居巴黎的吳其昱博士借到瀛涯敦煌韻輯一套。隨意校對一卷，發現有不少錯誤。又取P二一二九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殘卷互校，發現原卷第一行，原文作「刊謬補缺切韻序 朝議郎衢州信安縣尉王仁昫字德溫新撰定」。這最重要的一行，姜氏的基本竟然漏抄，而且在序文之首擅自添上「王仁昫序」四字，使我不禁駭然。序文中「又支脂魚虞共為不韻，先仙尤侯俱論是切」，原卷並無反語，姜抄則每個韻目下皆有反語，如「支章移反脂旨夷反……」。這些反語顯然都是姜氏臆加的。短短的序文，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的錯誤。於是我檢出姜氏指稱劉氏誤抄二千條的P二〇一一刊謬補缺切韻卷，和姜書核對。此卷巴黎館裝釘成冊頁，字甚工整，小韻皆朱點，計字數皆朱書，惟因朱色不甚顯明，故姜多漏去。如「差楚宜反」，原卷齊下有朱書的「一」字，姜漏抄，全卷類

此者甚多。又姜抄作缺文的，也多可認出，如「徒度都反口又或作述步行廿一」，原卷缺文作「空」，正是注

釋徒字的意義。原卷「述」作「迭」，正是「徒」字另一寫法，從土，從走。全卷這一類的錯誤也非常之多。甚至敦煌掇瑣、十韻彙編並不錯而姜抄錯的也不少。如原卷「漪於離反水名八」，

掇瑣彙編都不錯，姜抄「名」作「文」，又漏抄名字下朱書「八」字。雖然漪字的意義應該是「水文」，廣韻也作「水文」，但是姜氏凡例中已說明「以保存原卷真面目為目的，故決

不校定。「這是姜氏自己的錯誤，不能算做劉氏的錯誤。像這一類的錯誤在一卷中不斷的發現。因此，我決心把姜書通校一遍。經過一個多月的時間，巴黎所藏的卷子全部校完。跟着我就去倫敦，住在鄰近大英博物館一間旅店，每日往博物館校閱敦煌韻書。發現姜書幾乎每一卷都有重要的錯誤。例如P二〇一七卷可能是陸法言原書，除不全的序文外，有極具價值的四聲相承的一百九十三韻的韻目。這麼重要的韻目，姜氏摹本至少有六十個以上的失誤。其中因不能認識而記下的缺文，幾乎全部可以認出。如「十三[□]佳」，原卷缺文是「旨腭」二字，「廿^欣殷」，原卷缺文是「於」字等等。韻目上本有反語，姜氏漏抄的也非常的多，如「二一震」，原卷作「廿一^刀震」，「二二問」，原卷作「廿二^運問」等等。原卷的字，姜氏誤認的也不少，如「隊」韻是「徒對」反，姜誤「對」為「薊」；原卷「廿八諫」，姜誤「諫」為「謙」等等。還有更大的錯誤，姜氏摹本「卅七^{無反語取}拯」，原卷作「卅七^{蒸上聲}拯」，並非無反語；姜氏摹本「五十一^{無反語取}范」，原卷作「五」，「十一」以下原缺，這些都是姜氏私自擅加的。姜氏一再表明他忠實謹嚴的態度，而有如此重大的過失，不獨造成音韻史上的錯誤，也傷害了姜氏全書可靠的信譽。此外，如P二〇一六摹本，姜氏審定為增字更定本的孫愐唐韻殘卷，並說明云：「本卷僅存一葉，凡二面，共二十七行，前後皆殘損。前面存二十行，起孫愐唐韻序「克諧雅況」句，序文六行，承以上平韻目，韻目五行，承以東韻字九行，至櫛、矐字而止。後面起公字註公息忘七行，終冢字。」我把原卷核對後，其中個別字不算，前面「克諧」以上，漏抄了序文兩行五十餘字；後面公字註「公息忘」以上，漏抄

夾註六行，凡二百餘字。P二六三八存切韻唐韻序，姜摹本「有可昭其憑」，原卷作「有可紐不可行之及古體有依約之並採以為證庶無壅而昭其憑」，姜漏抄二十一字。至於卷子中抄寫改正錯誤的符號，和特殊的標記，姜氏的錯誤也非常之多，如P二六三八「子細言之研窮」，「言之」字旁有行文符號，姜氏漏抄，便不知道原文是「子細研窮」，S二六八三切韻殘卷，原卷阮韻上有一朱筆寫的特殊符號，表示韻目當提行。姜氏誤認為文字，因而發出不可靠的推論。經過通校全書的結果，更使我感到有替姜氏作一修訂本的必要。因此準備在歐洲多逗留一段時期，來完成這一工作。不料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廿五日的黎明，突然接獲舍弟從臺北打來長途電話，知道先母患腦溢血，正陷於昏迷狀態中。立即趕辦訂票手續，在候機時間，仍往博物館直至中午十二時半趕校完最後的一卷韻書，即於當天下午六時由倫敦飛紐約，轉飛東京，於廿八日下午趕到臺北，停留兩個月，先母病漸好轉，到十一月返香港，回校授課。由於我決意替姜君作一個新的修訂本，恐怕校對不夠精確。在一九六九年往意大利參加漢學會議之便，又往倫敦、巴黎把姜書已收錄的和未收錄的敦煌韻書卷子，重新再細校一遍。除普魯士學院所藏的韻書，據云已燬於二次大戰外，其他各卷都作成「新校」，姜書提到P二〇一四、P二〇一五的缺頁，和未提到的P三六九三、P三六九四、P三六九五、P三六九六、P三七九八、P三七九九，以及P二〇一二等卷，都已補抄。還有姜抄的字寶碎金，僅收P二七一七殘卷，我補輯P二〇五八、P三九〇六、S六一八九、S六二〇四各卷校成較完足的本子。回港以後，把所有卷子的校寫，都親手重抄一遍。我深深知道抄本有時比照片更重要，所以在校對抄寫時，十分小心。例如S二〇七一：「馳反直」，原卷直下有一

知」字，因為裝裱時把知字位置移開，以致姜氏漏抄。又S二〇五五：𦵏「儒佳反三加」，原卷「草木」下有「垂兒」二字，倒寫側註於前行之末，以致姜抄脫去。又P二〇一八：「宗」注「作冬反一」，原卷非「一」字，是斷紋。諸如此類，都非細心核對原卷不能辨明。所以卷子上的這一點一畫都不能忽畧，如P二〇一九卷首行損泐，可從點畫認出「數人定」三字；P四八七九卷第三行殘餘的點畫，可辨認出是「握筆各記綱紀」數字；諸如此類，都應該像勇士保衛疆圉般，寸土必爭，不可有絲毫的失落。又姜書中論部、譜部二部門：譜部是摹寫本的總結賬，我覺得姜氏摹寫的基礎並不穩固，目前也還未到結總賬的時候，所以這一部門暫時存而不論。論部是姜氏考論字部的個人意見，姜氏表明他的考證是「就卷子各各求其自證，以各卷互為比勘」，故我依據姜氏每篇論文，把姜氏根據字部所得的結論，加以索語，指出字部原卷的真相與姜氏立論不符之處。如姜氏論P二〇一一卷反切用字與前後諸家之異同，說：

凡與本卷相異者，廣韻多與本卷合，而不與S二〇七一合。蓋以時論，廣韻與S二〇七一益相遠，茲亦舉十二證以明之。如租S二〇七一作「則胡」，在精紐，而廣韻與本卷則用側字切，在莊紐。齊字S二〇七一以見紐之俱字切，而廣韻與本卷以從紐之徂字切。蹕字S二〇七一以蒲切，廣韻與本卷皆以部切。𦵏字S二〇七一以審紐之詩切，廣韻與本卷以曉紐之許切。倭字S二〇七一以喻紐之與字切，廣韻與本卷則以影紐之烏字切之。尤字S二〇七一用兩字，廣韻與本卷均用羽字。阮字S二〇七一以魚字切，廣韻與本卷以虞字切。𦵏字S二〇七一以從紐慈字切，而廣韻與本卷則以精紐茲字切。𦵏字S二〇七一以牀紐之鋤爲切，廣韻與本卷以精紐之子字切之。𦵏字S二〇七一以從紐之在字切之，廣韻與本卷以郡紐巨字切之。想字S二〇七一以心紐之思字切，廣韻與本卷以從紐之息字切之。𦵏字控字S二〇七一以古字切，廣韻與本卷以苦字切。諸切語上字，雖有字異而聲實同者，然字異聲亦異者，數亦夥

頤。古今音變，蓋皆一部分之禮易，而非全族通譜，故有變有不變者矣。

我寫的索語是：

規案：姜氏引證多不可據。「租」字，廣韻「則吾切」，本卷作「側胡反」，切語上字與廣韻異；而S二〇七一卷作「則吾反」，正與廣韻相同。齊字，廣韻「徂奚反」，本卷作「徂嵇反」，S二〇七一作「俱嵇反」，「俱」乃「徂」之形誤。S二〇一七爲陸氏原書，韻目反語上字作徂；S二〇七一卷上聲齊作徂禮反，可證「俱嵇」當作「徂嵇」。瞞字，本卷反語損泐，無從知其上字。姜謂廣韻與本卷皆以「部」切，不知何據而云然。慕字，S二〇七一反語上字本作「許」，姜誤抄爲詩字。S二〇七一，本卷及廣韻皆同作「許」也。倭字，S二〇七一作「与和反」，「与」乃「烏」之誤字。嫫字，S二〇七一作「烏果反」，姜誤抄「烏」爲「与」，「嫫」乃「倭」之上聲，知「倭」當爲「烏和反」也。劓字，S二〇七一作「茲損反」，姜誤抄「茲」爲「慈」。本卷混韻精清從心四字：劓，茲損反；忖，倉本反；鱗，徂本反；損，蘇本反。與S二〇七一卷反語全同。勦字，S二〇七一與本卷及廣韻同作「子小」，姜誤以勦之又切「鋤交反」爲勦之正切。髻字，S二〇七一在小反，其平聲喬作「巨朝反」，「在」蓋「巨」之誤字。想字，S二〇七一反語上字用思，本卷及廣韻用息；思，息同屬心紐，姜以息爲從紐誤。嚙字控字，廣韻上字均用苦；嚙字，S二〇七一用古，本卷用苦。控字，S二〇七一原缺，本卷用古。姜謂「嚙字控字S二〇七一以古字切，廣韻與本卷以苦字切」者未諦。且S二〇七一上聲忝韻：「嚙，古簞反」；其平聲「謙，苦兼反」；入聲「愜，苦協反」：皆與廣韻切語同，疑上聲「古簞」乃「苦簞」之誤。又本卷去聲送韻：「控，古貢反」；其上聲「孔，康董反」；入聲「屋，空谷反」：皆溪紐字。且送韻已有「貢，古送反」，則「控」作「古貢反」，當亦「苦貢反」之訛。至於「尤」之上字或用「雨」，或用「羽」；「阮」之上字或用「魚」，或用「虞」，字屬同紐，不足爲異。是姜氏所舉例證，什九皆誤，則所論不足信賴明矣。

總括起來，我對姜書字部，作了一番新校的工夫，並補抄姜書未收的倫敦巴黎所藏的韻書卷子；對於姜書論部，作了一番訂正的工夫，而對於譜部則存而不論。因此，我這一部書分為三

部份：第一部份是摹印姜書三十三種卷子，和我新補抄的十二種卷子。第二部份是核對姜書字部的新校。第三部份是姜書論部的案語。為了便於觀覽，以卷子為經，每一卷子先列姜的摹抄本，跟着便是該卷子的新校和案語。定名為瀛涯敦煌韻輯新編。一方面表示本書是姜書的加工，一方面也表示本書是姜書的延續。中國學術典籍是中國民族文化精神智慧的結晶，它是具有永恒不朽的生命的。我們都只是為它服務的工作人員，但我們都對它有崇高親切的敬愛。我們希望一個接一個的貢獻心力為它做出有價值的工作。我指正姜書的錯誤，補充姜書的遺漏，但是列寧格勒藏有一萬二千葉敦煌卷子，其中未必沒有韻書殘卷，也許還有其他未知或未發現的材料，都需要文化工作者為它繼續不斷的服務。所以我也希望我的書能有一分參考的價值，而得到為它服務的人的指正和補充。

羅莘田先生在十韻彙編完成之後，他寫了一篇序，指出十韻彙編「這部書是我們現在已竟得到切韻系韻書材料的總結集」。他又鄭重的說：

這部書的功用不是給從前研究切韻的人的結束，而是給以後研究切韻的人作引端。

他在序文中列舉例子做切實的證明，我極同意羅先生的見解。同時我也舉幾個例來證明瀛涯敦煌韻輯新編這部書也可適用羅先生的啓示。

我們知道姜亮夫先生搜羅敦煌韻書時，P二〇一四卷缺少第八、第九兩頁。這兩頁由伯希和選送倫敦參加中國藝術展覽時，天津大公報（二十四年十月六日）巴黎通訊曾報導其詳目云：

二零一四（伯希和號碼）

大唐刊謬補闕切韻 刻本，僅選兩葉與會。

記者在二〇一四號下云：「是書為唐王仁昫撰，書名上標「大唐」兩字，則為刻於唐代可知也。」魏建功先生十韻彙編序根據大公報記者所寫，記下他的疑點說：

二〇一四「大唐刊謬補闕切韻」題字是一張末葉，我們不能必斷是王仁昫無疑。故宮本王仁昫韻祇寫「切韻」，敦煌掇瑣本王仁昫韻都寫「刊謬補闕切韻」，體制原不一定。後人復刊前代的書並不改字，澤存堂刻廣韻依然題「大宋重修廣韻」，有「大唐」字樣還可以有五代刻的可能。隋唐韻書作者遽起，名稱相襲相重的屢見不一見，我們不能因為知道王仁昫有刊謬補闕之作，遇有刊謬補闕的就給王仁昫遇缺即補。故宮本王韻與敦煌掇瑣本王韻不相同，這刻本也不與那兩本相同。第一宣韻不是王韻裏有的；第二鹽韻五十一的次第不是王韻的系統；第三宣韻三十三和鹽韻五十一排不連攏；第四三十五豪韻影片注二〇一四（8）與注二〇一四（5）的肴韻殘葉影片確是同板的兩張印本，然則二〇一四總號下的各紙必是從書的形式上的觀察集合起許多殘葉來的了：從這四點上看，我們反不敢說什麼的話了（原注：通訊未載韻目名稱，也很覺可惜！）。

魏氏又比較二〇一四和敦煌掇瑣中P二〇一一兩卷的異同，作出極有見地的推論，他說：

五代刻本中間有大唐刊謬補闕切韻一頁，便是那小字本有「宣」韻的一種；現在和這本（規案：指P二〇一一卷）對看，第十七頁上的二十八個韻首裏「先」「仙」之後並無「宣」韻目，第八九兩頁上「仙」韻特別完全也沒有把「宣」字獨立起來。那本的宣韻第三十一，該是連了平聲上數的，依照這本上去韻目看，宣韻排不到三十一，「宣」排到三十一的次第，要有「諄」「桓」韻才對，上聲便要有「準」「緩」「選」，去聲也要有「稕」「換」，這本裏是都沒有的。那小字本還有一頁，鹽韻排在五十一，看來應是和三十一宣的韻目相關。由「宣」向後到「歌」後加「戈」，再數到「鹽」正得五十一；不然，像我曾經解釋過的在齊韻後出「移」韻，再加「諄」「桓」「戈」數到「鹽」也正得五十一：前一說法「宣」韻是李舟韻徵，後一說法，「移」韻是孫愐韻徵。最近巴黎通訊記者惜乎沒有告訴我們是什麼韻目，尤其是與「大唐刊謬補闕切韻」題字同頁的韻字和他所屬的韻目，如果這題字無王仁昫名，而竟是與「宣」「鹽」兩韻的相關，我們也許可以添出幾種假設：

刊謬補缺切韻不止王仁昫的一種；

孫愐或李舟書也許也有刊謬補缺之名；

或許別有像故宮本混合意味的韻書叫刊謬補缺。

所最可疑的就是有題字的一頁恐怕原來不與這些小字本相合。那麼，這王仁昫韻才或許有與那頁題字的是一種的可能。

魏氏未見P二〇一四第八、第九兩頁，能夠提出上舉多項疑問，可說是目光如炬。但我們得見P二〇一四第九頁，末行標明「大唐刊謬補闕切韻一部」，而這一頁正反面有職韻的殘字，及卅四德、卅五業、卅六乏的韻目及殘字。可見此本入聲有三十六個韻部。又P二〇一四卷四前頁殘存第卅五清至五十八凡的韻目，第四種又有卅一宣韻目，可見此本平聲有五十八個韻部。P五五三一與P二〇一四是同類的本子，它的第一頁殘存有廿雪、廿一錫兩韻，雪韻是由薛韻分出的入聲新韻部。此本如上去聲存在，合計韻部當有二百一十部。不獨韻部多於P二〇一一和宋濂跋本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而且也多於宋人增修廣韻。夏竦古文四聲韻所據唐切韻，平聲齊韻後有移韻，仙韻後有宣韻，上聲獮韻後有選韻，去聲梵韻後有馱韻，入聲質韻後有聿術二韻，正是與P二〇一四相近的韻書。大概陸法言切韻盛行以後，韻學家剖析日密，王仁昫據切韻一百九十三韻增為一百九十五韻，孫愐又增訂為二百零五韻，晚唐人根據刊謬補闕切韻分析增加到二百十韻。我們過去以為切韻系的韻書時代越後，分部必定越多。現在看來，晚出的大宋重修廣韻的韻部還是繁簡適中的本子。切韻、唐韻是韻部較廣韻為簡的韻書；P二〇一四卷大唐刊謬補闕切韻及夏竦、魏鶴山所見的切韻是較廣韻韻部為繁